

XiFang ZhengDang  
ZhiDu SheHui  
ShengTai FenXi

西方政党制度  
社会生态分析

王邦佐 李惠康主编



学林出版社

D464

17

# 西方政党制度

---

## 社会生态分析

王邦佐 李惠康主编

---

学林出版社

特约编辑:刘益民

封面设计:周剑峰

西方政党制度

社会生态分析

王邦佐 李惠康主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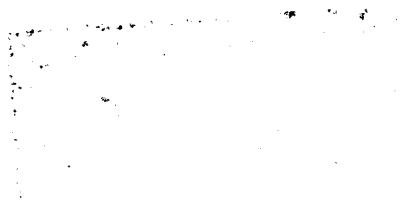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05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616-112-0/D·2

定价 9.00 元

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 序

由王邦佐和李惠康主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是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项目，作者们在完成这个课题的过程中克服了许多困难，现在终于付梓出版了。

众所周知，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自然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并加以着力研究的，国内外就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本书的作者们很有见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与框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作了很好的比较分析，这在同类著作中并不多见，因此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宗”，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不外是为实行和维护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服务的；所谓“万变”，即同一种性质的政党制度，在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上却并不千篇一律，而且即使是一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英、美两国是西方国家中实行两党制的典型，然而两国虽都称之为两党制，但在许多方面很不相同。法国和德国在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意义，可是两者的风格很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制度在战后特定的条件下带有“移植”的色彩，但真正实行的却是特殊的“一党多元制”，近几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书对于上述五国的政党制度，就其历史沿革、结构特点和社会生态环境，就其与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的联系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本书在比较分析中一个基本着眼

点是：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且是在与动态的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中演化的。各国政党制度所真正脱胎的母体是特定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社会特质，赋予了各国政党制度以共同的灵魂和精神，而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社会生态环境，则赋予了其政党制度以具体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方式。

由于各国政党制度是各特定民族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具有互不相同的个性，它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带上了本国特有的色彩，因此各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着它的政党制度的生成和演变。同时，在整个社会生态环境中，政党作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组织，其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系统输入它集中了的一定阶级的利益要求与主张，西方国家政党制度运行的真实内容也正是经过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执政后的政权影响力，来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总之，本书通过对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有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更理性、更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同，尤其是根本制度上的本质差别，更不能搬用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因而，本书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对西方政党制度进行社会生态分析是颇有新意的一种尝试，正因为此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然而瑕不掩瑜，本书的研究还是很成功的。

卢良梅 周纪良

1996年2月

## 引 言

---

当今世界,国家都是由政党领导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在形式上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家组织,许多国家(如美国)的宪法对政党的地位甚至未作任何规定,但实际上,统治阶级正是通过其政党执政来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全国的政治生活。这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共同本质。然而,由于各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又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和特点。研究形成这些形式、特点的社会生态环境,有助于认识西方政党制度是如何作为各国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环节而发展起来的,从而有助于深入认识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

资产阶级政党是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一般来说,它主要通过 3 种途径得到发展。一是作为立法机构中政见相同的代表的联盟,以推广他们的观点和政策,并协调在议会中的活动;二是作为选区中的选举联盟,以支

持特定的候选人进入议会或取得总统职位；三是作为议会外的政党组织，力图谋求议会中的代表席位，或是推翻某一特定的体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代表资产阶级根本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是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产物。

## 1. 英国

尽管对于今天的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历史，有人追溯到17世纪的内战，甚至16世纪的宗教论战，但它们无疑是从18世纪议会下院的派别团体中演进而来的。那些议会团体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它们对君权以及宪法加于君权的限制持有不同态度。1832年的选举改革导致选区内政党组织的发展，它的发展是为了确保特定政党的支持者参加选民登记，并选举该党候选人成为下院议员。尔后为了适应协调选举战略、提供合适的新候选人争夺竞争性的席位的需要，加上全国统一的选举程序的推行，导致了19世纪以后议会外政党的产生。

但是，诸如选区代表组成的政党会议、大众化的组织、高度结构化的选举组织，以及职业性的政党总部这类现代模式，只是在采取秘密投票形式的大众选举产生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大众化选举则是1867年到1918年间通过的法案的结果。1900年，工会代表和社会主义团体成员举行的一个会议决定成立工党，以提高议会中的工人阶级代表的人数。那一年有两个工党成员赢得了大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党逐渐取代了自由党获得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政党的地位。随着工党成为两党体制内的政党，其纲领和政策也越来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吻合了。

可是,1981年后,工党内有4个重要成员因不满工党的基本政策,另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并决定在选举中与自由党联合。这在英国政党体系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

## 2. 美国

在许多后来成为美国的州的殖民地中就已存在各种形式的党派组织。独立后,其中一些团体在支持总统候选人或作为议会政党在国会中活动时赢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到1800年,美国在形式上已具备两党制的雏型。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民主改革扩大了政党的范围,但是,由于美国的联邦制,即便在那时是全国性的政党,也只不过是州党的聚合体,主要关心的是选举总统并享用“分赃”的果实,在各自的州中获取权力,以及在国会中发挥影响力。

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才使两党制正式确立,当时反奴隶制的共和党和以南方为基础的主张奴隶制的民主党,直到今天仍主宰着美国的政治。第三党偶有所闻,但根本不起作用;即便暂时有点影响力,也最终被一个大党通过吸收其政纲或领导人而中和了。在美国的两党制下,尽管存在阶级和地区的分裂,却未曾有一个社会党或工党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 3. 法国

尽管法国政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的议会中的团体,但现代法国政党实际上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发展起来的。正是1875年后第三共和国的动荡的政治产生了当代政

党得以发展的那些政党团体。在第二共和国(1848-1852)和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存在着松散的共和派和亲君主制的保守派团体,但却缺少现代政党的组织形式或政治功能。到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党“家族”便在这些团体——各种各样的君权主义团体、波旁王朝或奥尔良王朝的忠实者、波拿巴主义者、温和的共和派、激进的共和派以及各种“社会主义”的团体中形成。而直到本世纪初,这些团体方在选举和在议会中协调动作的意义上成为有纪律的组织。在此之前,由于缺少纪律,在选举和议会中的联合行动往往成为一大难题。

到20年代末,已形成了两大政党“集团”——共和派和左翼(包括社会党人、激进党人,以及到30年代中期出现的共产党人)。党际合作是在一个或另一个集团内的不同党派中进行并时而改变其组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四共和国的政党体系重又变得缺少凝聚性,政党也更加零散。而需要多党合作的政府则由于议会中包括了反对与其他党合作的戴高乐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的力量,而变得极不稳定。1958年后的第五共和国试图削弱政党的力量,并通过对总统的直接选举来鼓励政党集团的重新发展。于是,到70年代末,两个政党集团又能清楚地分辨出来了:主要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构成的左翼,以及包括形形色色共和派政党和戴高乐党的右翼。

#### 4. 联邦德国

德国的政党是先于统一的德国而形成和发展的。19世纪中形成了4个政党团体。自由党是从那些起源于1848至1849

年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团体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分为两个党派，分别代表国家自由主义和一种更激进些的自由主义信条。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天主教的政党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并和自由党一样，主要建立在由各种级别的地方组织支持的议会基础上。但是，社会主义政党不得不发展强有力的议会外组织，以克服包括1878至1900年推行的俾斯麦的压制性的“社会党法案”在内的阻止工人阶级参政的各种障碍。

所有这4个政党团体——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天主教的——虽然经常各自分裂为一个以上的政党组织，但都进入了1919至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其他政党，如纳粹党及代表一些狭隘团体利益的政党，以及因社会民主党蜕变而另行成立的共产党，等等。于是魏玛体制被认为是包容了太多政党的体制。西方学者认为，这种政党过多的现象为1933年后希特勒的单一极权主义政党的专制独裁提供了机会。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的所有对手的党部被禁止或勒令解散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鼓励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再生和防止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的重新上台，西方同盟国在各自占领区内实行了政党执照制度。社会民主党重新出现，自由民主党将自由主义者联合了起来。保守主义和天主教各团体则成功地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但在巴伐利亚另外组织了基督教社会联盟）。共产党起初也领到了执照，但1956年联邦德国“依据宪法”将其作为“非民主政党”而予以取缔。其他一些政党也相继成立，其中有许多在1949年的第一届联邦议院中赢得了席位。不过，到1961年，选举制度以及大党的基础广泛的影响力使得有影响的政党数降为3个：基督教民主联盟、

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60年代后期,一个极端保守主义的国家民主党在一些地方立法议会中赢得了席位,但是在1969年又因未能赢得联邦议院的席位而衰落到对选举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后来,绿党在地方和联邦议院中都赢得了席位,并成了与自由民主党争夺“第三党”角色的对手。

## 5. 日本

虽然在明治维新时期,1874年就有爱国公党、立志社、爱国社等政治团体的雏形,但真正的政党却是在天皇下诏应允开设国会后逐步发展起来的。1881年后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相继成立,并分别嬗变为日本战前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从1928年到1937年这10年中,日本已实现了两大政党的政党政治,政友会和民政党此起彼伏,轮流执政。法西斯政府于1940年推行“新体制运动”,实行“一国一党制”,政党政治随即消声匿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各政党相继恢复、重建,一时间政党林立。据统计,到1946年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政党已达300多个。在1955年以前,除社会党曾短暂执政9个月(1947.6-1948.2)外,其余时间分别由自由党和民主党执政。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决定统一成立日本社会党,因而在国会的势力增强,有可能成为第一大党而重新执政。于是,自由党也与民主党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由此形成“1955年体制”。此后,自民党始终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处于执政党地位。另一方面,在自民党内部,则围绕争夺总裁——首相宝座,不断进行着派系斗争。这些派别活动以公开化、

组织化、政党化为其特点。1993年,日本政坛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新生党、日本新党和先驱新党组成联合内阁为标志,宣告了自民党“一党独大”制的终结,日本进入了多党联合执政的历史新时期。

以上是英、美、法、德和日本5个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轮廓。人们仅从这一因素着眼就不难看出,由于各国政党制度是各特定民族国家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因此具有互不相同的个性。同样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相互之间有许多斑驳陆离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些差别,使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带上了本国特有的色彩。西方各国的政党制度的生成与演化,是与特定国家的社会生存环境,即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传统相适应的,这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中获取的一个基本认识。

在整个社会生态环境中,政党作为一种一定阶级的政治组织,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于向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系统输入通过其集中了的一定阶级的利益要求与主张。上述五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真实内容也正在于,通过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通过执政后的政权影响力,来争取各系统及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以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获取的又一个基本认识。

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政党作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组织,政党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政权的关系,均受到一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影响与制约。同时,政党及政党制度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也有强大的反作用,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它的运行机制反映了阶级利益的表达和集中。利

益集团也表达利益,但较多关注枝节问题,其利益表达范围比政党要狭隘得多,而且不具备利益综合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政党的功能是利益集团所不能取代的。无论在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政党都起着将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利益反映到政治系统内并予以集中的作用。政党将各系统内的利益表达综合起来,对于维持各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系统从其他系统中输入的能量和利益要求,通过置换和综合而以政策的形式输出,作用于其他系统。在此过程中,政党不仅具有利益表达和综合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将综合后的利益置换为政策的功能。利益集团也会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但却正是政党通过党代会的决定、初步政纲和竞选纲领,或者执政后的政府纲领,将各种利益置换成可供输出的政策,虽然各国具体情形颇有不同。在美国,国会中的两党与总统一样,都在提出政策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执政党要对议会决定的政策负责并予以贯彻执行。

政党还承担了社会化和教育的功能。政党是新一代熟悉特定的政治系统的规则和程序的机构之一,同时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党及其活动(尤其是选举)的报导实现不断地向公众进行政治教育。这一点在西方各国都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特定政治文化影响了一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而且政党和政党制度也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教育的功能巩固了特定的政治文化,或者引起政治文化的某些变异。

政党制度对政治系统稳定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西方学者在分析政党制度与政治系统的稳定的关系时,力图在政党体制内的有效政党数目与政府的稳定之间建立

起一种相关关系。如有的西方学者在考察了 20 个国家的情形之后得出结论,体制内有效政党数目与政府内阁的平均寿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 ,随着政党数目增加,政府寿命降低。<sup>①</sup>在英、法、日、德、意五国中,实行两党制的英国政府寿命最长,而多党制中有效政党数较小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居中,有效政党数较大的意大利和法国则最短。有的学者则从利益综合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在现代发达的政治系统中,利益综合是政党的最主要的功能,政党应把表达出来的各种利益转换成相对来说较少的几种选择。<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两党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似乎是较适于承担这种功能的制度,而多党制则似乎不是有效率的综合者。

还有些学者从中间化还是极化的角度来分析政党制度与政治系统稳定之间的关系。杜瓦杰(Duverger)认为,两党制不仅由于准确地反映了公众舆论的两元性“似与事物的本质相符合”,而且因其更为中庸而较多党制更稳定。在两党制的政治系统中,人们会发现政治分裂程度的降低;而在多党制政治系统中,存在着与普遍的观点极端化相应的政治分裂的加剧和歧见的加深。<sup>③</sup>同样地,纽曼认为,多党制不像两党制那样,具有统一和中间化的秩序,并因而在有效的政策形成方面没有太大的希望。<sup>④</sup>在这个问题上,小鲍威尔作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在两党制体系中,两党倾向于提出相当近似的政策以吸引中间的选民。尽管这种向心趋向可能因动员各自的积极分子的需要,因观点的两极化程度,因组织和竞选活动的分散等等而受到限制,但它

---

① 阿兰德·李法特:《民主政治》,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5 页。

② ③④阿兰德·李法特:《多元社会中的民主》,耶鲁大学出版 1977 年版,第 12-13 页。

确实对政党的战略产生了中间化的影响。而在多党制体系中，往往是没有一个政党能有机会获得多数。如果任何一个政党想向中间靠拢以得到多数，它的更极端的那个位置将被一个新的政党所取代。<sup>①</sup> 因此，在纲领和意识形态方面，多党制的党际差别要比两党制大得多。

但是这些讨论仍未脱离政党数目的窠臼。事实上，政党数目本身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有些西方民主国家，如荷兰、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尽管存在多个政党并实行多党制，但仍保持了政府的稳定。对政治系统的稳定来说，最重要的相关因素是政党之间阶级意识的两极化程度，而不是政党数目。英国政党制度成为英国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力量的源泉，不仅是因为只存在两大政党，而且是因为尽管两大党向选民提供了界线分明的政策选择，但在阶级意识形态上并没有两极化。保守党或工党执政本无本质差别，所以一个保守党的领导人或选民并不会将工党的胜利视为灭顶之灾。失败了的政党会接受选民的决定并开始准备下一次的选举。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就不同，左右两翼不仅提供运作政府的不同人员，而且提供了关于政府组织和目标的大不相同的观点。可见，政党数目只是在与两极化程度结合在一起时，才是与政治系统的稳定程度密切相关的。

政党制度是现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内容。鉴于政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许多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它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本书则试图从社会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以政党制度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

---

<sup>①</sup> G. 宾格姆·鲍威尔：《当代民主政治》，内华达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97页。

统等的相互关系作为主要视角,对英国等 5 个有代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作一比较分析,以期使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有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以期使我们更理性地、更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都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和模仿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